

豫

章

焚

書

第一三冊

東

華

樂

書

卷一百一十五

龍雲先生文集卷二十二

安成劉弁偉明

記上

吉州新修小廳記

古者郡太守廳事謂之黃堂猶三公之府謂之黃閣而學者相與輩而居者謂之黌舍其說以爲治教之所自出必于此乎取中者也後世嘗多故矣民事日出有至四字京本作萬端不窮而其纖悉委曲非可以邂逅得也于是頒宣詔條歲時月朔之所會聚或旬讞或賓客有時京本無此二字之至與夫太守始事之日

則類皆臨所謂黃堂者而有弗逮則其旁更起他屋

以爲廳事之輔者也

八字京本作以爲輔廳

有詆欺訴訟之輒

聞

一作繁興

聽之欲其徐有疑獄隱隱陰奸舞文之旁午

蒐之欲其密有招軍補卒胥史皂隸廢弛存置之不

一稽之欲其審有四境之剽攻奪攘物之所利疚民

之所疾苦吏之所循否問焉則欲其俯而易卽

二字京本

近也故一切歸諸輔廳焉然則輔廳之設正所以趨

便者歟吉之爲州橫制大江爲要衝最太守所察治

每號臨劇一日之間事無慮數百出非有深簷大屋

一本下有固儲思慮其中顧不足以蠲決遣之煩而

祕冲密四字

府之輔廳初不閤大民以事至而不卽逮驗以獄聞

而不卽論報則往往曹居

京本作列

伍聚其旁殆無所容

足居者陋之臨沂杜侯

京本此以下皆作公

之爲州二年也更

于其前列屋以臨焉得地于廢庫之遺址

京本無址字

得

材于完葺廨舍之餘得工于僦傭役使之相半地不

加闢材不病乏工不告勞而其成若出于一日其力

若合于一人

七字京本在其成字之上

面以夷曠環以修廡層雷

京本作危簷

穹堦臨風雨而脫囂塵杜侯于是方且代去

矣不以已所不及處爲廢且怠而猶將畢力以揆其

成不以人所專長利于後而更思來者相與圖其久

是獨何心哉竊嘗謂君子之爲政也趨先急而已以一郡之大而必有守以太守之所總臨而必有視治之地則輔廳其先急者也致其所先急赴適時之會而吾無所容私焉則推以俟乎人猶其在己也其爲政當孰有易此者然杜侯之爲吉也恬于撫俗而惠足以孚其心剔姦掃蠹而政不苟以撓彼輔聽之作否雖無以議爲可也然必將使後之人知侯之所爲固有大于此者而特出其一二以折未諭者之心則區區之言亦何可廢也故爲之書其始卒云

先王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而唯欲人之相與適
其當也初無意于用刑中間不幸抵巇投隙之釁萌
而強凌弱眾暴寡智鄙相籠而真偽相軋其勢卒至
于犯分而不止于是律貪懲肆消沮淫悍發摘奸伏
之法□出而並與其不忍之心加焉方是時民有麗
于辟不能以其所自取者免而在所論報則又爲求
忠厚惻怛之有司使斃斷之期于無所苟而後已此
古之人所以聽獄必持其正也死者不復生斷者不
復續爭奪之心狂于其所必勝則未嘗無四字一本
作如未易
可橫變抵冒殊捍之巧試而窘于自効則往往多隱

隱而法之爲書乃眾罪之息肩處也其間節文科指
類皆前此而具凡所以待犯焉者之至僅如操印圈
以契物夫守一定之法御時出之橫變以求窘于自
劾之隱隱而使死者無遺憾斷者殘支體而不戚雖
欲無一作弗用吾正勢不能一朝居也雖然其理非佗

本諸吾心而已矣夫大學之道始于正心以至修身
治國平天下而孔子之蔽詩以一言也只曰思無邪
要之能使聽不眩于是非之所掩情不揉于愛惡之
所奪則獄其甚者也故曰刑者成也京本刑者例也
當依禮記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君子盡心焉是故三刺
也兩句並存

以爲入而三省以爲出入成以爲重而八辟以爲輕

具兩造者聽之以五辟

京本作
辭下同

簡五辟者正之以五

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而禁民

訟則使入束矢所以觀其能直禁民獄則使入鈞金

所以觀其能明仁以規之也故內之園土禮

京本作
義

矩之也故平之嘉石知以勞之也故役諸司空不幸

卒不可釋矣然後卽誅焉而無疑則凡以吾之正誠

在此故也錢塘吳君表臣爲縣于吉水之一年闢室

于所治之西以居而取獄之情有未決與決而未審

者時聽乎此也因以持正名之且說

京本作
賦

詩以見意

而其說蓋取范文正公所謂人之聽獄必持心以正

之一作

者也吾州之邑八而吉水以地大人富當要

衝生齒之隸籍無慮數萬而前控大江輸挽儲積賈
販所出入一有小弛則椎埋剽攻侵侮凌轢豪奪之
獄至相踵以聞以故爲縣者每懷倥偬不暇給之憂
有所決遣纔文具而已及君之來未能幾何而繩墨
約束已定京本作遠近以孚其民人賦入不踰時詆欺擺
合之訟隨以衰息而下至閭巷無賴竊發之姦武斷
之豪無敢肆焉者而縣適以治方是時宜若可以升
高明臨爽塏列爲燕間之居聚賓客其中風流嘯咏

投壺飲酒爲事以休暇日而君獨取所治之餘屋爲
聽獄之所不汲汲于游衍放弛而獨恨不得闕實民
情以副上所以憫憐元元之意君于此可以爲無負
矣昔召伯聽訟于甘棠正信不旋踵而興魯侯獻囚
于泮宮淑問不崇朝而效終召伯之身人之愛其材
者且不忍伐去而魯京本侯之事竟流而爲盛世之
頌余竊意他日政京本益行化益洽篤實長而薄惡
消民京本至君之前者無復以獄聞而方且從鄉人
長老問其閭里井屋阡陌之所在戒毋得越法使此
方之人視其令如悅其父母臨其室如卽其廬舍與

夫既去之後想望其緒風出于平日者愈久而無窮
則雖欲毋使詠歌稱誦不息于民之口而後之居是
堂者相與圖其廢也庸可得乎故書其落成之始四字
京本尚俾來者有所攷乎此一本此下有吳君師正
作事字表臣方以材試云十

愚堂記

愚堂者廬陵歐陽通文叟于其舍居之西南隅作之
以燕億其暇日而堂之儉侈華俚隆庳寬促顧有所
謂得中者風扉月牖竹簷蓀逕左環右控別一人境
而顧有所謂得其淑靈者舒嘯孤窺破顏怡愉削牘

抽毫繙書紘詩以至饌賓觴朋決拾投壺一出于是
而顧有所謂無求而足者乎是堂成七年矣凡八求
其執劉弇之記而弗獲最後弇笑謂文叟日記之作
否在君無毫髮增損所疑者特名耳且智甚而橫謂
愚愚又無實可旣而智則交混豈病不得時者邪將
抑前而揚後耶抑亦掃蕩轍迹剗剔圭角寄諸砥而
平潦而收者耶豈巧人速而拙已遲耶將謝實廋名
于此直寄耶抑亦逃焉而不得以厚與人而已取薄
耶然愚又甚病甚不美甚可去甚不足以靈物而至
室乎拘至汨一作追而陋至寡附至難求合也君安用

是爲邪昔有人媒患梯孽朝一言出口而夕七國挺
袪有揚子雲者命之曰愚雖晁錯猶不得而辭也又
有人不釋于造物者顧乃遷怒乎區區之山方與螳
螂精衛爭長雄而力平之有列禦寇者命之曰愚雖
愚公不得而逃也柳子厚蛻餘責脫九死見夢湘南
之神而奄有數椽之不毛晚復痛自洗滌故謂其溪
爲愚溪齊人買牛生犢少年欺之以牛不得有駒而
輒取其犢焉故謂其谷爲愚谷此四愚也者人有髡
髡其一亦何啻相與爲五愚邪然愚又不必自名而
人將名之則吾意文叟萬無有是也我知之矣文叟

少以譽高世材秀物譬舟萬石束篙倚楫將須疾濟
二十年于茲而中間一嘗摩壘于禮部謂肆矣而卒
又不售一日賦歸歟先時命之所背而馳者一以爲
塵隱一以爲陸沉然則斯堂之作其殆懲已失須將
至者歟其殆愚外而智中取顏子如愚而卒不愚者
歟文叟頷曰幾矣于是乎書元祐六年孟秋十四日
記

蟠齋記

吾友安成劉君公濟于其暇日合里之親且舊

京本有相

與二字

觴予于所居之西偏酒數行顧予而言曰是乃

吾平日語人所謂蟠齋者也請因以諉子且齋之前
壤瘠不沃而隆窪高卑之所附水滯不流而濁撓弗
蠲之所鍾外漫客土古道旁出其下怒蛙盤鴟迭相
鳴喧而不材之拱木毀折之叢篁與夫幽芳野蔓柔
藤鬢鬢相爲紛披而不知四時之有流轉此蟠之地
也吾之屋視其桶與櫨幾撓而若將弗支也視其隅
與四阿幾頽且靡而似無所投足也而吾不以爲陋
圭竇隙壁僅能蔽風雨脫囂埃而其間叢書數千卷
足以時其探討暇則彈棊弄琴足以娛玩其耳目心
志此蟠之居也方吾少時知所以從事乎學則知所

以從事乎世日數千百言落筆立就中間晷隆而影
索途脩而步艱志有餘而力不抗連試禮部輒斥勿

遇

京本
作偶

人生安與樂耳亦孰知其他此吾之所以蟠

也然世之人方且躡穹臺臨廣囿睇清漪之渺瀰掇

茂實

一作
植

之芳香以侈其游觀而吾則易之以卑汙

狹陋之地飛蕢重霤綺疏青鎖百金之壯麗以至榛
鬣刻鏤藻績彪炳轟如幻化者不知其幾區而吾則
易之以容足之所彼得志之士策肥茹鮮緩佩而青
朱了無不可意者而吾則易之以半居無事之隙是
三者吾率皆易之而若將無俟乎世則謂之蟠也固